

◆流年碎影

北大荒的冰雪运动

韩玉霞

我是60年代生人,出生在北大荒,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生活到18岁,考上大学后离开那里。北大荒位于祖国的东北边陲,荒僻、辽阔,一年之中,大约有6个月都是冰雪覆盖着大地。我儿时的记忆,镌刻着深深的冰雪烙印。

中学语文课本学到毛泽东的诗词《沁园春·雪》,开篇三句:“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。”我当时就觉得毛主席这首词,分明写的是我们北大荒,因为我觉得北大荒才是真正的“北国”,而且那千里万里的冰封雪飘,其辽阔和浩荡,也只有北大荒才配得上。

我生活在兵团的连队,全连约有500多人,单身的知青大约一百来人,主要来自北京、上海,还有个别哈尔滨、齐齐哈尔知青。此外还有大约一百户人家,他们是各种原因从五湖四海来到北大荒的。连队的学校,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七年级,大约有一百多学生,都是本连的家属子弟。

我们的体育老师是北京知青吴仲,他初中毕业于北京101中学,从小就是体育达人。当年他给我们当老师时也就二十多岁,每天看见他健步如飞,永远是一派精力过剩的样子。他主抓二连学校的体育之后,就把从小在北京经验过的体育项目,几乎都带到了学校里,全面实施。

首先在学校两栋校舍的南面,修了一个“标准”操场,四周用红砖半埋在地下,砌成漂亮的红色边界,操场里有400米跑道、跳远的沙坑,等等,运动场四周,立起了单双杠、平衡木、秋千等设施。学校置办了各种体育器材,如各种球类,甚至包括铅球、垒球,还有跳绳、接力棒、体操垫,等等。他还让连队木工房的师傅按照他画的图纸,做了一个体操器械“山羊”,四条短腿撑地,样子有点像矮个的鞍马,可以做横箱分腿腾跃等体操动作的训练。吴老师还是我初一的数学老师和班主任,他经过精确计算,确定跑道的长度超过了400米,并非标准跑道,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在上面跑步,在操场训练和比赛各种田径项目。由于吴老师的眼界、专业和勤恳,二连学校的体育开始风生水起,学校田径队在各种校际运动会上,屡屡斩获各项“奖牌”,声名大振,成为二连的骄傲。

吴老师发起组织了冬季课间跑步的锻炼活动,上午两节课后的大课间,全校学生在操场跑两圈,800米。我至今还记得在那数九寒天的北大荒,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,穿得像棉花包一样,嘴里喷着白气,脸蛋冻得通红,在操场上转着圈里里拉拉跑步的景象。寒风灌进鼻孔,

鼻毛立即结霜,呼吸极为困难,孩子们各个涕泪交流,围巾帽檐结上厚厚的白霜。在10岁参加学校舞蹈队之前,我的体质很一般,冬天课间跑800米,每次几乎都气绝身亡,所以我对此刻骨铭心。

在漫长的冬季里,北大荒的孩子每天生活在冰雪之中,这直接决定了学校体育课的内容,自然要与冰雪相结合。我们的冰雪运动,主要是打雪仗和滑冰。

若赶上下雪后上体育课,吴老师就带着我们在校园里打雪仗,他把我们分成两拨互相进攻,他也会亲自参加一拨,跟我们一起没大没小地乱打一通。北大荒的大雪有没膝之深,在雪里跑动非常吃力,因为气温低,雪很难团成球,只能近距离地用双手扬雪进攻对方,一节课的雪仗打下来,脖子里鞋里都灌进了雪,但我们却热得汗流浹背,头顶冒着白气,脸蛋连冻带热变得通红,都是现今特级红富士苹果的品相。打雪仗就是我们儿时的冰雪运动,它带给我们的锻炼和享受,绝不亚于滑雪爱好者在阿尔卑斯山滑雪——当然了,我至今还不会滑雪。

另一项冰雪运动,就是滑冰。我们滑冰不用冰刀,因为没有也没见过,但我们听说过,是吴老师跟我们说的。我们滑冰用的是冰车,都是孩子们自己用木头做的,可以双腿跪在上面,盘腿也可以坐下,接触冰面的两根纵向的木条上,钉着粗钢丝,以减小摩擦力。与冰车配套的是手持的一副冰钎子,用钢条做成,头部磨尖,其原理像撑船用的篙,滑冰车时双手挥动冰钎子,用力向后扎在冰面上,以反作用力驱动冰车前进。

滑冰车也是要竞技比赛的:看谁滑得最快。取胜的关键有三个因素:冰车等器具是否好用、滑冰车的技巧、身体力量。我的哥哥,心灵手巧,做的冰车精悍结实,冰钎子的重量、硬度、长度恰到好处。初一时我已经在舞蹈队训练了几年,身体力量、运动素质都很好,所以,我在滑冰车比赛时,居然能够胜过我们班滑得最快的男生王跃杰。滑冰车的运动量很大,我们疯狂地滑上两节课,热得满头大汗,太累了就仰面朝天躺在冰面上休息,一点儿也不冷。

有一年,秋季没怎么下雨,到冬天就没有了自然的冰场,吴老师于是决定把学校的操场用人工浇成一个冰场。于是全校总动员,所有的同学拿来家里的水桶扁担,到连队的水井去挑水,抬水浇冰场。记不清奋斗了多少个下午,冰场终于基本浇成了。但因为不是一天浇成的,冰面不光滑,而且偌大的操场,需要的水太多了,最终冰面的厚度也很有限,所以在上面滑冰,效果并不理想,远不如自然的水泡子结成的冰面。

那一年浇冰场的经历,二连学校的学生都记忆深刻,因为挑水的劳动太累人,也因为孩子们心中对这个伟大的工程充满了期待。虽然最终不是很成功,但我不记得心里有多大的遗憾。人在小时候,心胸都比较豁达。

我深深地感恩自己青少年时的知青老师,虽然我们生活在偏远的蛮荒之地,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,但是老师带领我们开展体育运动,教我们知识,给我们讲外面精彩的世界,在我们的心田种下了梦想,让我们从小培养了生活乐趣,长大后敢于追求,乐观、自信,而且拥有奋斗拼搏的意志力和体能。



懂不懂书法? 昂? 这叫“慎独”,不叫“狗性”

漫画 李晓宜 作

◆情思绵绵

永远的“哥哥”

王卫武

父亲去世后,母亲的生活一下子成为我们姐弟三人还有其他亲人担心的焦点。

正月初九上午,大姨家的四个子女来给我母亲拜年。大表姐拉着母亲的手,不停地劝慰,让母亲想开些。母亲一边答应着,一边轻声地对大表姐说,我晚上入睡的时候,身边没有了你二姨夫,早上醒来的时候,身边也没有你二姨夫。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……母亲说完,又重复了一遍。

外公这一生,只留下我大姨和我母亲姐妹二人。大姨夫人赘到沈家,生养了大表姐、大表哥、小表姐、小表哥一共四人,母亲一共生养了五个子女,其中两个出生后夭折,留下姐姐、哥哥和我姐弟三人。

我在脑海中想过无数次,那个年代的母亲,是经历了一种怎样的分娩痛苦?看着那两个夭折的孩子,又是何等的悲伤?

我想不出!

母亲和父亲相濡以沫相伴一生的时间,因为父亲的离世,被定格在了54年又10个月。

檐下空滴穿心泪,一种相思话不成。

刚失去老伴的那段时间,母亲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她与父亲的房间里,在那张父亲生前坐过的椅子上,偷偷地抹着眼泪。

母亲对父亲非常依赖,大到人情世故,小到家中点点滴滴,母亲都要问到父亲的意见。

这其中也有让我心酸的一面。母亲是从我大三那年开始生病并一直吃药的,至今已超

过二十年。有睡眠障碍,动作轻缓,也缺乏主见。所以时时事事都会向父亲讨要意见,“老头子,今天天气预报是怎样的?”“老头子,今天烧什么菜给孙子吃?”“老头子,你打个电话给儿子问问他晚上可回家吃饭,我好打米”“老头子,你打你媳妇电话看她什么时间到家,我好热菜”……

“老头子”“老奶奶”,是父母的相互称谓,每一天从早到晚,会喊很多很多遍。

父亲走后的第一个春节,大年初一,我像往年一样去给哥哥嫂嫂拜年。我带上母亲,一步一步爬到了六楼哥哥家,与往年到了门口便敲门进门不同,这一次母亲在门口处停了下来。

母亲一边望着门上绿色的对联,一边不停地用手摸着。

眼中满是柔情,动作非常的轻,仿佛在抚摸父亲的脸庞。

许久,母亲一声叹息,按响了门铃。

我静静地站在母亲身后,看她抚摸对联,看她摁住门铃。

想起之前看过的一段话,说两个人一同离开,是小概率事件。先离开的那个,有着不管不顾的幸运,留下的那个,是漫无尽头的心酸。

在我们给父亲“复山”“做七”“百日”的时候,在深冬空旷而寂远的山上,母亲站在父亲墓边,满腹悲伤,泪满眼眶,一遍又一遍地哭喊着:“哥哥、哥哥……”

在母亲的心里,那个躺在地下的人,不仅是她亲爱的伴侣,还是她亲爱的哥哥。

